

男人船

女人村

nan ren chuan nu ren cun
nan ren chuan nu ren cun
nan ren chuan nu ren cu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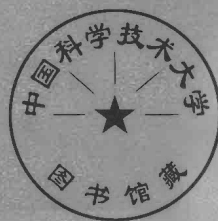
童孟侯



上海文艺出版社

男人船 女人村

童孟侯



BCH 70/06

上海文艺出版社

(沪)新登字103号

责任编辑:张贺琴

封面设计:王志伟

男人船女人村

童孟德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师大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0.625 插页2 字数218,000

1994年9月第1版 1994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册

ISBN 7-5321-1167-9/I·885 定价:8.60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描写中国海员在拉丁美洲的援外生活的长篇小说。作品着重写了中国开河工程队在当地有名的落后村“女人村”执行任务时，战胜了来自各方面的艰难险阻，胜利完成了援外任务，为祖国赢得了信誉。

小说故事情节曲折，幽默风趣，可读性强，既有对异国风情的多彩描绘；也有对中外不同人物的精心塑造。既写了中国船员对国内亲人的深切思念；也写了中外人民之间真挚的友谊和爱情。读来令人感动、深思、奋进。

目 录

第一章	奥格纳西奥神父.....	3
第二章	姜瓜和黄胖.....	44
第三章	安德列斯司机.....	83
第四章	阿涅斯先生.....	122
第五章	仿“洋”皮的故事.....	168
第六章	“美的哥”林力.....	211
第七章	扫帚陈敏.....	255
第八章	潘春牛经理.....	287
后 记		331

**献给曾经和我同
船合条命的师兄弟们**



第一章 奥格纳西奥神父

奥格纳西奥神父离开教堂，脸色严厉，玄色的长袍裹夹着风，走下台阶往夸腊腊的居住区而去。一直，一直，一直。

布兰达太太门前的那块空地简直像圣烛节一样热闹，做完弥撒的人差不多都聚在那儿，一层层一圈圈，成为夸腊腊的中心和磁石。

方以俭看见神父下意识地摸了摸脑门，他认识他。

奥格纳西奥跟他点点头：“海菲？”

方以俭想“海菲”大约是西班牙语你好的意思，回答道：“海菲海菲！”

神父打开手中的《加勒比海报》，指着头版刊登的特大新闻照片，又问：“海菲？”

那是中国东方开河工程公司开河工程队两个经理的照片。方以俭这才猜到“海菲”大约是头头、负责人、领导的意思，于是指了指人群核心部位的副经理陈敏。

神父往人堆里挤。

夸腊腊是镇是乡是村是市？一年半后我离开夸腊腊时它仍具不确定性。夸腊腊的边上有条夸腊腊河，超乎错觉构成想象力同感，夸腊腊的民居全部是单层，没有楼房，只有巍峨的夸腊腊教堂近乎奢侈，一览群山小，顶上有一只早就停止运动的时钟。

吃过晚饭，我和姜瓜不知为什么会走向教堂，为什么会推教堂沉重的大门。教堂和庙宇一样是个永远的谜？几千年来它们繁衍不息，越远越幸福，原因是信徒们越来越苦难？释迦牟尼便是看到人世的生老病死和弱肉强食，决意放弃王位而苦修，终于悟道。我从没去过教堂，姜瓜见多识广也许去过。

方以俭，你到教堂去啦？陈敏问道。

谁说的？谁说的……

我问你去过吗？没说你不能去！

我——

要十分注意外事纪律，十分注意不是九分九，你懂吗？

陈敏一定抬了抬相当于眉毛的那块皮肤。

我的心头一阵突如其来的痉挛。可是刚刚推开教堂的门，我和姜瓜顿有肃穆庄严感。教堂里烛光灿烂，善男信女们举着蜡烛，滚烫的汗水和灼热的蜡烛油从他们的指间流过，滴在窄窄的桌上，没有一个人动弹惊叫，硬挺挺地坐在十字架前，眼睛微闭，一切皆空状。

我们悄悄在后排坐下，边上一个小姑娘瞪着我无限好奇，

我在她耳边轻声问：“葛莫塞雅马乌斯戴？”这是我到这个国家之前学的十句西班牙语中的一句，意思是：你叫什么名字？

“亚特！”她很兴奋，回答道：“葛莫塞雅马乌斯戴？”

我当然听懂了，比她兴奋十倍地回答：“方以俭。”

姜瓜用胳膊肘捅我一下：“你这个小贼，还会放外国屁。”

神父正滔滔地说着，也许是解释《圣经》，也许是宣布天主教戒律，反正我听不懂。我热望他的长篇大论里能有我懂的另外九句西班牙语，可是失望，一句也没有。

神父肯定是克雷奥尔人。克雷奥尔人就是拉丁美洲本土出生的白种人后裔。神父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种神父——脸长长的，两腮瘪缩，额头有深深的皱纹。祭坛边的这个神父圆圆的脸，上下两张眼皮相当厚相当长，蛤壳似的。他闭着眼，上半部的“壳”甚至超长，盖在下半眼脸上。

神父足足讲了半个小时，才拖出一个长声：“阿门——”

“阿门”正是我懂的，意思是真诚，是天主教仪式中的结束词。

可是并不结束，烛油仍在教徒们的指间流淌，他们纹丝不动，先是一片宁静，瞬间开始念念叨叨，满怀虔诚，像要把这念念叨叨铸入十字架，都奉献给圣洁的神父。

教堂里一片嗡嗡声。

嗡嗡了好一阵，神父又开始说话，啊，真是吃不消！姜瓜在我耳边说：“现在我讲五个大点里的第八点里的第三个小点。”

我说：“对对，雅皮士流感。”

亚特小姑娘使劲推我，并指指神父。

神父正盯住我们，目光呈示邀请。

我摇摇手说：“我不是来接受洗礼的，也不是忏悔，我们参观。”

“他们听不懂中国话，上去就上去，神父不见得杀了我们。”姜瓜说得也有道理。

走到讲台前神父叽里咕噜问我，我耸耸肩，姜瓜学我样，更厉害地耸。

我在中国从来不耸肩，现在怎么会耸起肩来？听不懂可以摇头摆手嘛。念小学时放下沉甸甸的书包，我才耸耸某一个肩。祖母说，肩胛酸了吧？叫你夜里睡觉被窝一定要塞紧你不塞，这叫漏肩风！

神父拿起一个小碗或者说一个小杯，用食指在杯子里蘸了蘸，在我的额头眉心处画了个十字。对姜瓜也画了。

额头有蠕动感，在严格的十字范围向脑内透入。姜瓜一定感觉良好，两掌合十，说：“我佛慈悲。”

我们跑到夸腊腊河边。额头的十字呈暗黄色。这算什么呀，我撩起T恤衫猛擦，擦不掉。赶紧用河水洗，也洗不掉。幸亏天色暗，回到苔娅家，我俩关进浴室，用洗洁精用臭肥皂用丝瓜筋拚命擦，擦八趟，才算擦掉。

后来长脚大副问我：“小浮尸，额角头怎么血红？”

我说：“撞了一下门框。”

一年以后，当我再站在教堂前，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我算幸运或者说侥幸，神父用圣水为我划的十字，保佑保佑。

场景杂乱无章。陈敏有板有眼地吆喝着，嗓音很嘹亮。

过渡阶段，还是给每个船员发面包。有人嚷嚷：“面包咽不下去，我们又不是洋人。”

“肚皮饿了啥都香。”陈敏反驳道。

一只大号电饭煲在布兰达太太家烧一锅饭，可是陈敏关照过厨师黄大富，先让扛排泥管的船员“享受”。

空地上搁起几叠砖，架一只很大的茶水桶，正烧着西红柿蛋汤。黄胖黄大富鼓着腮帮往桶下吹气助火，二十多分钟，水还没开。黄胖在船上厨房用惯了油炉，在岸上厨房用惯了煤气灶，从没用过柴灶炉子。

陈敏找卡斯特处长谈过，要两口特大的铁锅，中国船员六十多人吃饭哪。

卡斯特说：“马尼亚纳(明天)。”

中国船员只得摔洋派头，继续啃三顿面包。

隔天又去找卡斯特：“铁锅是否搞到了？”

“马尼亚纳。”——又是明天。

又是啃面包。群情低落，南方人吃面食不生力，面包卡在喉咙口。

隔几天，三顾茅庐，再问卡斯特处长要铁锅。万万没想到得到的回答还是戏弄般的“马尼亚纳”。

陈敏立刻派翻译孙顺利到B市去买特大铁锅。买来铁锅再去告诉卡斯特处长！看看他是否还“马尼亚纳”。

卡斯特两手一摊：“真是抱歉，铁锅把我忘记了。”

陈敏简直怀疑孙顺利翻译时搞错了主谓宾的位置。“荒唐之极！”

半哑巴也蹲在炉子旁，黄胖拍拍他的肩：“朋友，让开一点

好不好？”

半哑巴不搭理也不让开，望着桶内翻腾的西红柿蛋汤，腮帮上的筋肉一颤一颤的。

黄大富头上的汗珠顺着耳根顺着鼻尖跌落在泥地上，扑的一声，连个印痕都没有，就像毛毛雨撒进大沙漠。黄大富赤膊了，光膀子了，不顾一身难看的肥肉。“那娘的，人都要烤干了！”他往嘴里扔了一把仁丹。

方以俭说：“太阳用原子火六千度疯烧。”

清晨，日头刚露脸，夸腊腊就被端进33度高热的锅里煮，正午越煮越热，43度。除了一条夸腊腊河，太阳饮干了夸腊腊所有的水分。

“大富！”有人叫。

“喂！”黄大富应了一声，只顾低头往桶底加柴。

“大富！”

“大富！”

喊声四起，里三层外三层，层层围住黄大富，夸腊腊的居民们新新鲜鲜地叫喊“大富”，黄大富应接不暇。

几天前亚特妈妈问过他：“葛莫塞雅马乌斯戴（你叫什么名字）？”

黄胖黄大富说：“大富。”

没想到几天后就普及了中国船员“大富”。绝对叫他没事儿，完全图新鲜。夸腊腊人最早学会的一句中国话就是“大富”。

长脚大副和方以俭打来两桶水，是向居民家去借来的，布兰达太太家门口那口井虽然很深，却没有水，枯了。

“大富！”又有人乱叫唤。

黄大富和长脚大副一起应声：“喂！”

夸腊腊人很惊奇，那个高个子的基诺（中国人）名字也叫大富？

大副和大富听起来一模一样。姜瓜说：“黄胖，你这个小贼在中国当不了大副，跑到外国来当，到处让外国人叫你大副。”

黄胖很委屈：“我这个大富不是大副嘛。”

长脚大副仰起头嘎嘎嘎大笑：“都好当的，都好当，大副算什么，小毛鸽子一只！”

黄胖站起身，用棍子在西红柿蛋汤里搅拌了一下，汤勺没买到之前，只能将就。周围的人越来越多，黄胖不耐烦地对夸腊腊人挥挥手：“走开走开，有什么好看的？”

人群中响起女人的尖叫：嗷——嗷——

“那娘的起什么哄？好像看公园里的猴子，有什么好看的！”

“这叫围观。”

黄胖反问：“中国人才围观外国人，中国人有什么好围观的？”

方以俭说：“低能低能，外国人之外国人，负负得正，得中国人，你现在是夸腊腊的外国人。”

“所以就特别好看？”黄胖抹着头上的汗珠：“那娘的，一层层围住，一点风都没有，气都喘不过来！”

方以俭说：“包围效应和失衡心理。”

“小方，你要说话就像模像样地说，什么效阴效阳。”黄胖不满地斜了他一眼。

方以俭负责打水，刚刚提起空水桶，亚特小姑娘就跑过来拉住他的手，方以俭只得牵着她。男孩莫利也跑过来，把小手搭在桶柄上。哗的一下，拥过来十来个孩子，嘴里喊着“基诺基诺”，都要方以俭牵住他们的手一起行走。

“纯真遇合构筑情的长链。”方以俭叹喟。

我做梦都没想到外国是这个样子。外国还没上海“洋”。外国嘛，有轿车流，城市雕塑和建筑构成天际线的鲜明个性，独特的日夜差，豪华超市高级赌城迷人广告，现代人呼吸三样东西：广告、氧气和氮气。休息处拥抱空调和纯羊毛地毯，鲜花更新和电脑组合，电烤炉和微波炉的翻动和旋转……可是外国夸腊腊基本是农村，没有一次叫我惊奇惊叹没有一次叫我心急气短，一切想起插队的类同：奶牛农田河流村舍炊烟马粪……洋插队！

姜瓜说：夸腊腊没一样好，就一样还不错。

我问他：哪一样？

他指着围观的人群：“女人多。”

确实，除了老人和孩子，夸腊腊几乎是女人组成的，那些小伙子大男人跑哪儿去了？海边的渔村常有寡妇村，风暴潮会在几分钟内腾出一大块海底，叫捕鱼船队一下子莫名其妙搁浅，搁在海底，像是落在井底一样，然后几百米高的海水反扑过来，瞬间就把渔船埋掉了。

夸腊腊不在海边，夸腊腊只有河，那么男人呢？

我警告姜瓜女人多又不是你的你不错什么，有胆量搭一个女人，一扫帚肯定把你扫回中国去。

我说的扫帚指什么他不会不知道。

姜瓜说我佛慈悲，我有老婆心不荡的！

他是指我还是快乐的单身汉见女人心荡。

心荡和心抖有时候难分难解，只要各贝小姐一出现，我们脑后都会亮一亮。她的腰像山楂树一样柔软，嘴唇红得像草莓，薄薄的衬裙勾勒胴体弹性的全部，她的目光灼热似火，要熔化中国船员的骨头。我们明明看见她走来都装作什么也没看见，很绅士。

各贝走到林力医生背后，略一弯腰叫道：“美的哥。”

这声音极轻极微极脆极蜜，谁都听见了，情妹妹来找情哥哥。林力平时一副谦虚谨慎的样子，还真看他不出，来了几天就当外国女人的“哥”了并且是“美的哥”。

几天后我们才大悟，“美的哥”(Médico)的意思是医生。

林力吓了一跳，手中的碟子咣啷落在地上，摔碎了。他茫然不知所措，不敢回头正视各贝。

各贝笑了，牙齿晶亮晶亮，像镀了厚厚一层珐琅质。她找林力很简单，告诉他宿舍已经用没药熏过了。

各贝是林力医生和孙顺利翻译的房东。各贝的眼睛绿宝石似的，假的似的，像我们小时候玩的玻璃弹子。阳光照在眸子上，有一丝丝极细微的金色小箭在闪动，看她一眼就会——怎么说呢，用姜瓜的话说：触神经！我敢肯定，在中国时我只在波斯猫的脸上看到过这么媚人这么逼人的眸子。不过几天后我有些沮丧，为什么看见各贝的眸子还当着她的面干咽了一次口水？

姜瓜如果不是万能姜瓜出不了国。姜瓜的职务是水手，一等水手，鬼知道他什么时候学会的，还当木匠、泥水匠、瓦工、厨工、钣金工，还有为自行车补胎，为半导体收音机焊接头，为皮鞋换后跟，为电视机做绒套子……

六十多张嘴，总归要吃饭，总归要吃菜，总归要熬汤，不能老是篝火野餐那样，叠几块砖，折几根树枝。潘春牛经理让姜瓜想想办法。

姜瓜在布兰达太太的院子里，倚墙砌着一个三眼崇明灶。陈敏问：“有把握吗，姜瓜？”

“很抱歉，崇明灶把我忘了。”姜瓜打趣道。

姜瓜原名叫姜金生，姜瓜这绰号是他在崇明岛插队落户时就有的，也许他身材干瘦还微微有些驼，很像一条酱瓜。反正姜瓜两字很顺溜，姜瓜自己都觉得姜金生三个字拗口。

四五个记者走过来，问陈敏：“海菲，这位先生在砌什么？”

另一位记者问：“陈先生，我是《国家报》的记者，请问您是否觉得我国是一个美丽的国家？”

陈敏听不懂西班牙语，只能摇摇手：“无可奉告。”

记者们把照像机对准姜瓜和三眼灶，闪光灯一亮一亮。姜瓜回过头，举起粘满泥巴的手向他们招了又招。闪光灯更加一亮一亮。

《国家报》头版头条，标题为：中国三眼灶，副题非常非常长：上帝决定测试一下夸腊腊的惊愕度故意把它的公民扔进极度兴奋极度怀疑极度反感极度新奇的油锅中煎炸。

《加勒比海报》刊登了大幅的黄帝熬汤的照片，他正撅着屁股光着上身往桶底吹气，标题是：中国男人自己做饭！！